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湘山野錄續錄
玉壺清話

〔宋〕文 瑩撰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湘山野錄續錄

〔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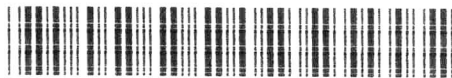
瑩撰

玉壺清話

鄭世剛
楊立揚

點校

中華書局



K0002188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湘山野錄 續錄
玉壺清話

〔宋〕文瑩 撰

鄭世剛 點校
楊立揚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1/32·75/8 印張·123千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6,500 冊
統一書號：11018·1153 定價：0.86 元

點校說明

湘山野錄是宋釋文瑩所作，記載北宋見聞雜事的一部隨筆。

文瑩的里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宋詩紀事、玉壺清話鮑廷博跋及湘山野錄有正書局刊本（民國六年有正書局鉛印本）。高氏跋都說他是「錢塘僧」，玉壺清話文瑩自序亦自稱是「餘杭沙門」；而說郭（上海涵芬樓影明鈔本）和湘山野錄張氏刊本（民國三年吳興張石銘刻。）跋則說他是「吳僧」。本書首頁亦署「吳僧文瑩著」，書中歐陽公謫滁州條亦有「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追還吳，蒙詩見送」的記載，而在書尾毛晉跋中又稱文瑩是「錢塘僧」。至於文獻通考引晁氏曰「吳僧」，核對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無「吳」字，顯係通考抄誤。文瑩的字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宋詩紀事、湘山野錄有正書局本高氏跋及玉壺清話鮑廷博跋均稱文瑩「字道溫」；說郭和湘山野錄張氏刊本張鈞衡跋又說文瑩「字如晦」。

文瑩的生平，未見有傳記，只在他所撰湘山野錄等著作中保存了一些零星事蹟材料，略知其「交遊盡館殿名士」，常出入於貴官顯宦之家。諸如本書卷上歐陽公謫滁州條記載他曾「持蘇子美書薦謁歐陽公」；卷中鄭毅夫知荆南條記述文瑩爲修荊州城隍廟事，乞求「大參元公」作「一

後序」；又文瑩遊泗州昭信縣條說他曾「獲謁大龍胡公中復」。續錄花藥夫人宮詞條記載「文瑩親於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於此。」凡此等等足以說明文瑩和館殿名士、貴官顯宦之間交往至密。在宋人的文集、筆記中也偶有所記述，如朱弁曲洧舊聞載「文瑩曾遊丁晉公門，晉公遇之厚」。文瑩的著作，據宋史藝文志所載尚有玉壺清話十卷，本書毛晉跋和宋詩記事說他還有渚宮集。

湘山野錄據郡齋讀書志謂撰於熙寧中。按書中卷上張乖崖成都還日條有質劑之法「始祥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六年，計已二十一界矣」的記載，可資佐證。書作於荊州之金鑾寺，故以「湘山」爲名。其內容主要記載北宋前期的一些「見聞雜事」，對於當時統治集團的黑暗腐敗、官吏的殘暴無知，都有所揭露；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和外交活動，也有所記述。也許由於作者是僧人，書中記述鬼怪神異和道家釋家的故事較多，約佔全書一百六十餘條的六分之一；所記社會政治經濟事件，也多得自傳聞。但另一方面，也正由於作者不是宦宦，政治約束比較少，所記事件相對地比較真實。同時作爲當時人記當時事，耳聞目接，終究堪稱是第一手材料。如果摒棄其迷信成份，仍不失爲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頗有參考的價值。如續錄中太宗即位一條，直至今日，仍不失爲研究宋史者所注意的事件之一。

宋史藝文志著錄湘山野錄爲三卷，不說續錄。郡齋讀書志著湘山野錄爲四卷。而文獻通

考卻說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三卷。目前所能見到的明、清以來的本子，諸如津逮祕書本、學津討原本等，都作三卷，續錄一卷，與郡齋讀書志所著四卷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稱本書爲三卷，續錄一卷。惟鐵琴銅劍樓書目謂此書三卷，續錄三卷，與通考合，其本惜未見。

現以博古齋影印汲古閣津逮祕書本爲底本，與學津討原本、學海類編本、張氏刊本及有正書局本對校，並參考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及宋人文集、筆記等，校正了津逮祕書本的譌脫衍誤。

這裏要說明的是說郭（宛委山堂本）。湘山錄所節錄的七則，其中四則是津逮祕書本所沒有的，但又都屬唐人軼事，與本書多記北宋雜事的情形不合；宋人軼事彙編所引湘山野錄也有本書所缺的內容。這些，很可能是後人誤錄刊入，但爲了便於讀者參閱，我們還是把它作爲「存疑」附錄於書後。諸本的跋和附記，選其能反映本書流傳淵源，或校正舛誤脫譌及能提出較大疑問者，也都附錄於書後，以供讀者參考。此外，爲了便於讀者閱讀，還作了目錄。錯誤和不妥之處，至盼讀者指正。

鄭世剛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錄

卷上

賜李繼遷姓名	一
杜祁公求免預明堂大亨	一
聞前代興亡之事以自省戒	一
王旦釋褐知臨江縣	二
孫冕江南端方之士	二
夏竦作詩舉筆無虛致	三
种放奏十議書	三
張詠鎮陳臺	三
張乖崖科場試賦	四
張乖崖成都還日	四
种放三不便之奏	五

光梵大師通敏有先識	五
日本國忽梯航稱貢	六
种放爲權貴所陷	六
楊億入闕試神童	七
兩府接見賓客之制	八
真宗宣示親撰文	八
真宗御禁臺以候五星	八
寇萊公詩有唐人風格	八
陳亞有滑稽雄聲	九
丁晉公貶崖	九
樞相非辜謫漢東	一〇
石中立在中書	一〇

錢思公謫居漢東·····	一〇
吳越民間盡算丁壯錢·····	一一
周公廟有潤德泉·····	一二
眉守初親事大排樂·····	一二
楊叔賢大刻誠虎文·····	一二
范文正公鎮餘杭·····	一二
羅公遠舊廬·····	一二
峨眉山白水寺·····	一二
御史抨呂狀元·····	一二
李建勳罷相遊東山·····	一二
金陵賞心亭·····	一三
張乖崖鎮李順亂蜀·····	一三
鼎州甘泉寺·····	一三
長沙六快活詩·····	一四
熙寧大臣學術該貫·····	一四

卷中

鼎州滄水驛樓李白詩·····	一五
歐陽公謫滁州·····	一五
宋庠試賦號擅場·····	一五
吳國五世同居者·····	一六
晏元獻撰章懿太后神道碑·····	一六
曹利用因侄坐罪·····	一六
朝廷置職田·····	一七
西掖紫薇故事·····	一七
申國長公主削髮爲尼·····	一七
王欽若自懷州赴舉·····	一八
石延年死後命范補之同行·····	一八
元厚之侍從三明主·····	一八
仁宗命侍臣撰真宗講席記·····	二三
王至道安集流亡·····	二三

徐鉉著書……………二四

石守道主盟上庠……………二四

關中詩豪姚嗣宗……………二四

潭州試僧童……………二五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二五

魏瓘二知廣州……………二五

鄭毅夫知荆南……………二五

楊安國邇英閣講周易……………二六

天文院測驗輝氣……………二七

祥符天書至鄭州……………二七

寇忠愍罷相戀闕……………二七

葉縣大井石……………二七

呂申公薦引陳堯佐……………二八

凌叔華登襄陽東津寺閣……………二八

鄭毅夫人翰林爲學士……………二九

潘佑事江南……………二九

桐廬一民兼併刻剝……………二九

丞相閑話閱閱之盛……………三〇

李退夫撒園菱……………三〇

馮當世求薦於武昌……………三〇

楊文公由禁林爲汝守……………三一

崔公誼蔭補任丘簿……………三一

文瑩遊泗州昭信縣……………三一

太宗善望氣……………三三

胡旦欲詣闕乞見……………三三

尹師魯與劉滄輩議水邏城事……………三三

范文正公鎮青社……………三三

舒州祖山得杜牧之詩……………三三

王冀公鄉薦赴闕……………三三

唐介誠諸子自勉……………三四

劉述東吳端清之士·····	三四
宋九釋詩惟惠崇絕出·····	三四
寇萊公延詩僧惠崇·····	三四
范文正公謫睦州·····	三五
太祖將展外城·····	三五
潭州守自售所搜蚌胎·····	三五
梁太祖封錢鏐爲吳越王·····	三五
餘杭能萬卷者·····	三六
江南李煜性寬恕·····	三七
退傅張士遜遊金明·····	三七
江南鍾輻·····	三七
錢思公鎮洛·····	三八
太宗喜奕棋·····	三九
學僧箋注法音集·····	三九
杜祁公致仕於南都·····	三九

卷下

擇臣僚伴虜使射弓·····	三九
石曼卿謂館俸清薄·····	四三
寇準無地起樓臺·····	四四
王冀公與真宗寒夜敵飲·····	四四
李侍讀魁梧善飲·····	四五
丁晉公釋褐授饒倅·····	四五
蔭補子弟有當齋挽之職·····	四五
張尚書鎮蜀·····	四六
僧録贊寧洞古博物·····	四六
館中詩筆最得唐人風格者·····	四六
蘇子美贈秘演詩·····	四七
蘇子美坐自盜律·····	四七
錢文僖求相骨法·····	四七
蔡君謨出守福唐·····	四八

錢明逸知潤州	四八
撫人饒餗	四八
李文和公識學優瞻	四九
契嵩師沒於靈隱山	五〇
夏英公鎮襄陽	五〇
宋齊丘相江南	五一
張景尚義氣	五二
成都無名高僧有功	五二
程東美守賓州	五三
潘閔預謀立秦邸	五四
蜀盜糠者皆斬	五五
韓熙載事江南三主	五五
李沆有長者譽	五六
交賊寇邕	五六
徐知諤喜畜奇玩	五七

目錄

續錄

真宗求占城稻種	五七
中貴人盡帶將仕郎	五七
陳彭年送申國長公主爲尼詩	五八
天台教主禮法師	五八
向敏中爲東嶽奉冊使	五九
歐公撰石曼卿墓表	五九
本朝眷待耆德	六七
太宗作九弦琴七弦阮	六七
內降批出事執奏定可否	六八
張秉知冀州	六九
晏殊求舉神童	七〇
太宗得文臣徐鉉	七〇
匈奴寇澶	七〇
侯仁寶爲交趾所擒	七〇

蜀人嚴儲	七一
仁宗初纂臨	七一
鄭文寶經度西事	七三
鄭仲賢善詩	七三
杜衍乞罷武臣帶軍職	七二
晉殿直程再榮	七三
太宗即位	七四
柳開輕言自銜	七四
國初文章惟陶穀爲優	七五
明肅太后欲謁太廟	七五
范仲淹爲右司諫	七六
姚嗣宗奏補職官	七六
馮延巳鎮臨川	七七
馮謐談玄宗賜鑑湖	七七
西賊寇邊	七七

附錄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	七七
太祖與趙韓王遊長安市	七八
柳開知寧邊軍	七八
御製韓忠獻公神道碑	七九
唐昭宗賜錢鏐鐵券	七九
丁晉公談江南李主劉駙馬事	八〇
魏野貌寢性敏	八一
馬亮責李沆爲無口匏	八一
花藥夫人宮詞	八一
廣濟軍亢旱求雨	八四
一、存疑	八八
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八九
三、津逮秘書本跋	九〇
四、學津討原本跋	九一

五、吳興張氏刊本跋……………九一

再跋……………九四

六、有正書局本附記（一）……………九五

附記（二）……………九五

跋（一）……………九六

跋（二）……………九六

湘山野錄卷上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一〕}。惟宋公湜深蹟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皇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室亞獻無宮僚，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仁宗詔公歸以侍祠。公已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二〕}。但直致數句，更無表章鋪敘之飾，止以奇牒妙墨^{〔三〕}臨帖行書親寫陳奏：「臣衍向者甫及年期，還上印紱，天慈極深，曲徇私欲。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三，外雖支持，中實衰弊。且明堂大享千載難逢，臣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爲榮遇，臣但恐顛倒失容，取戾非淺。伏望陛下察臣非矯，免預大禮，無任屏營。」

聞前代興亡及崩薨纂弑之事以自省戒，而卿等掩隱不說，今後除君臣不可聞之事外，自餘皆宜明講。後值說禮記及檀弓經有「君即位而爲枹，浦亦反。歲一漆之。」鄭注云：「枹，著身棺也。」王者禮繁，當預備歲一漆者，若其未成。然盡諸公議，不忍明說，貼黃掩之。上以拍揭起潛窺。

迨講退，留宋尚書祁以問之。宋備陳其義。上曰：「當筵去顯說？」宋謝曰：「臣子所不忍言，致上昧天鑒，臣等死罪。」仁宗笑曰：「死生常理也，何足憚焉？」

王文正公旦〔五〕釋褐知臨江縣〔六〕，時獄有合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更速起，相公將出廳。果斯須開堂門升廳，急呼死囚出問。公之父中令晉公祐嘗曰：「此兒異日必爲三公。」因手植三槐於庭以待之，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晉國知制誥二十餘年，最號淹遲，文正知誥與父相去不十年，入西掖〔七〕，牆壁間其父翰墨手澤猶在，坐卧不易處。長城錢公若水風鑒最高，與公同直史館，謂人曰：「王子明既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長城公後四十卒〔八〕。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節概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云：「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見素。今日淮西又見陳。或云陳、李二公被差者也。寄語姑蘇孫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顏。朝廷嘉之，許再任，詔下已歸，竟召不起。王冀公欽若，里閭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罷相，以宮保出鎮餘杭，艤舟蘇臺，歡好款密，醉謂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寬衷，當別致拜聞。」公正色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素交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迨事權屬他，出廟堂數千里爲方面，始以此語見說，得爲信乎？」冀公愧謝，解舟遂行。

夏英公竦每作詩，舉筆無虛致。鎮襄陽時，胡秘監旦喪明居襄，性多猖獗，譏毀郡政。英公昔嘗師焉，至貴達，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時一造焉。一日，謂公曰：「讀書乎？」曰：「郡事鮮暇，但時得意則爲絕句。」胡曰：「試誦之。」公曰：「近有燕雀詩，云：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胡頗覺，因少戢。慶曆初，被召真拜，將屆闕，以言者抨罷，除使相，知杭州^(九)。到任以二闕寄執政，曰：「造化平分荷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不住栽桃李，擬伴沙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公後鎮南京^(一〇)，時張相昇知諫垣，以一詩諷曰：「弱羽傷弓尚未完，孤飛殊不擬鴛鴦^(一一)。明珠自有千金價，肯與遊人作彈丸。」卒不敢以一言及之。

真宗初，詔种隱君放至闕，以敷對稱旨。日既高，中人送中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君韋布止長揖而已^(一二)。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祇又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召楊曰：「知卿有詩戲种某。」楊汗浹股慄，不敢匿避。又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也。其書曰十議^(一三)，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石守道聖政錄有之。俾大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翊日負荆謝之。」

張尚書詠鎮陳臺，一日，邸報同年王文正公旦登庸，乖崖色不甚悅，奮鬚振臂謂客曰：「朝廷安肯用經綸康濟人乎？賴余素以直節自誓，束髮登仕無兩府之志。」時幕中杜壽隆者，乘其語而

悅之曰：「賤子素知公無兩府意。」遽問曰：「此吾胸中蘊畜，子安得預其知乎？」杜曰：「某蓋嘗嘗誦公柳詩『安得辭榮同范蠡，綠絲和雨繫扁舟』之句」，因所以知之。」慍少解。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戈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耦顯失，因黜之，選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搏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座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憩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云：「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人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翦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腦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張乖崖成都還日，臨行封一紙軸付僧文鑒大師者，上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當其歲也。時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鑒至是日，持見凌公曰：「先尚書向以此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開之。」洎開，乃所畫野服携筇，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奇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劍